



月光城 散文

郊野的风（外一篇）

许俊文

地之音是大地幽微的呼吸与歌吟。其前提是，你要有一颗沉静、敏锐、虚净的心灵。

从前置身于城区，大地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具承受重压、毫无情感可言的躯壳，一栋栋高楼压在它的背上，大气都不喘一声；往它的身体里倾注污水，它面无表情，可我们从未想过，是大地以自己的隐忍、痛楚，支撑起城市的繁华和生活的光鲜。

郊区可不是这样的，山是青山，湖是野湖，旷野里除了庄稼就是野草乱花，一阵风、一阵雨、一抹斜阳、一声鸟啼都蕴藏着禅意。我们通常所说的茶中有禅，草木有禅，落花、流水有禅，那其实都是大地情感的密码。

市郊的寂静为我聆听幽妙的地音提供了可能。它先是将我尘封的心灵缓缓打开，变得更乐于接纳陌生事物，耳朵变得更加灵敏后，再跟我喁喁私语，仿佛彼此间有着某种暧昧和默契。对，暧昧。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还是暧昧一点好，谁能够画一道“红线”，自然的归自然，人类的归人类？不可能。平时我们爱说“保护自然”，其实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自然。这大可不必，你只要懂得敬畏与尊重就够了。

寂静其实是一种地音，也是许许多多地音。我听过的寂静，就多得无法计数。刺猬对着夜空长嚎的月光之歌，是一种寂静；而它们伴侣的回应，也是一种寂静。寂静是落雪的低语，如微风中的竹叶窸窣窸窣，等雪融后又化成人惊讶的节奏，铮铮地让人欲闻声起舞。若是天朗气清，我像一棵植物伫立在原野上，传授花粉的昆虫拍拍翅膀时带起的柔和曲调，当它们为了躲避一时的微风，小心翼翼地松枝间穿梭时，虫鸣与松枝的叹息交织成一片，可以整天都在我的耳边回响。地音也是一群从湖面飞掠而过的白鹭、棕鸟和不知名的山雀，啁啾啾啾、拍拍扑扑的声音，会将人的心牵得遥远。

同样是一场雨，落在城里与郊外的声音也大相径庭。雨珠砸在硬邦邦的楼面和马路上，啪啪啪，哗哗哗，听起来是多么单调乏味，使人昏昏欲睡；而落在旷野或湖面上，就有了层次与韵味，沙沙沙，沙沙沙，即便是再美妙的乐声，也不如荒野的雨声入心。日本环境音乐家神山纯一，一生作

曲无数——不不——他不是“作”，而是“借”，向苍穹和大地借，最大限度地从大自然中采集音乐的种子，用黎明光线将其串联起来，置换为乐音的旋律。因此，其笔下的音符与旋律，包蕴大自然的原声，无论是晨风声、溪水声、鸟叫声、虫鸣声、富士山的落雪声和残冬的融雪声，清晨露珠从松针上的滴落声，听起来都是那么逼真、纯净，似乎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一位歌吟的天使。谛听这样的乐音，无论你的年齿几何，情绪处于什么状态，它都会使你变得神闲气定，慢味生命的芬芳甘美，不在远处的巨澜狂涛，也不在人生嘈杂的名利场上，它就在月白风清的当下地带，就在一花一草的菩提之中。

其实，大自然就是一座神奇的音乐疗养院。生活在半荒野地带的郊区，我习惯或坐或躺在松林或湖畔，聆听万物歌唱。它们唱什么并不重要，反正合着我的心跳与呼吸。这就够了。

那是秋天，我正在馒头山上捡拾松果，准备用它们来给家中的冰箱消除异味，却突然来了一场雨。躲无可躲的我，干脆作镇定状——听听这野雨。其实先期抵达的并非湿淋淋的雨声，而是风摇动树梢发出的沙沙声，果实坠地的噗噗声。当雨真的从天空上落下来，也不是直接撞击地面，而是被密密匝匝的树叶分层阻挡，由高层向底层渐次传递，恍若时光的沙漏漫不经心，最后才是矮小的灌木、草丛、落叶和苔藓。雨滴从顶部掉落到地面，中间经过无数道阻碍，每一道都加入了自己的声音，因而听起来并不觉得急促，反而有了和弦的丰富与含蓄之美。心浮气躁的现代人，想问题、做事，总希望省略过程，直逼核心，那么，你不妨来郊外的松林里听听这雨声，它是一味慢药，但却有效。

因为人闲心也闲，我习惯在光与影的交换处深入旷野。清晨万物初醒，地音显得稀薄、纯净，可以当做欢快、轻盈的轻音乐来听，鸟虫的鸣叫声一粒就是一粒，饱饱满满，仿佛落地即可发芽。流水的琴弦不凝滞，不走板。风像受了惊吓的兔子，“嗖”地就蹿出很远。黄昏则不同，地音里混杂着各种音色、音频，对于像我这样不懂音乐的人，最容易把一部苍茫、浑厚的大地交响乐视为乱音。

小孙女子烺牙牙学语，管风叫“轰”。一次她在我的菜地边采野花，花枝高过她的头，一阵风吹过来，一阵风吹过去，把花枝吹得乱颤，她伸出的小手怎么也捉不住风中摇曳的花朵，显得一脸的无奈，突兀冒了一句：“它们比我可可爱。”还装饰性地叹了一口气。我顿时愣住了，她是说花可爱，还是说风可爱呢？

我牵着她的小手爬到一个高坡上，捉狭的风把她吹了个趔趄，她以为风就附着在摇摆的草叶上，就用脚去踩，我也不加阻拦，任她去踩，踩着踩着，她懵懂意识到风是踩不住也踩不死的。

许多时候，面对一件寻常事物，我们因没有孩子的那颗童心。

在小子烺眼里，郊野的风太野、太淘气了，你看它把花朵捉弄得摇摇晃晃跟个醉汉似的，哪里像爷爷，牵着她的小手，一步就是一步，稳当着呢。

也许是孩子无意中的提醒，我意识到郊野的风与城区的风的确大相异趣。在城区，风像一群驯服的马匹，只能沿着人工设置的街道和巷陌奔跑，叫它左拐就左拐，叫它右行就右行，仿佛命运被别人攥在手中，完全失去了自然赋予它的野性和自由。

我早先居住在一条东西朝向的巷弄里，只有一个出口，又是底层，炎热的夏季多半刮的是西南风，那一拨又一拨的风，即使有心想关照我一下都不可能。巷里的一些老人热极了，便提着马扎到巷口背阳处乘凉，风吹拂着她们芦花般的头发，所聊自然离不开风了。

一个瘪嘴婆婆说：看这轰（风），撒一点进来也好啊。

另一个说：风也不傻，它知道这是条死巷子，进来出不去。

然而在郊外，风才是风的样子，它无处不在，且像鬼魅一样出没，想怎么吹就怎么吹，或狂野，或舒缓，或幽微，整个旷野都是属于它的，全凭着自己的天性，放任、洒脱，一拨子去了，一拨子又来，大神一样的存在，又大神一样地消失，没有任何外力能够制约和羁绊它。

无形的风赋予万物以形态与激情，它或轻或重的呼吸，使沉寂的旷野如同遭遇爱情一样活泛起来。“活泛”这个词，给我的感觉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心神合一状态，就像一泓活泼的流水，一朵顶露而开的花朵，似乎找不到它的终极定义，更难以界定它的边界，但却能够从中品咂出汉语的幽

玄、摇曳之美。这不，竹林一波波地涌动着，花草点头磕脑，跟着风的节拍唱着只有大地才懂的歌谣。毛白杨翻出自己的底牌，原来它的叶片背面是灰白色的。若是晨昏，朝霞与夕照给毛白杨的叶片镶上一道金边，呵呵，那种由自然催熟的纯正之美，仿佛整个宇宙都陷入沉醉状态。而当风止歇时，你才会发现，沉思的刹那似高僧大哲一般缄默、庄重——这在城区是绝对体验不到的。

不遗细微的风，大开大合的风，吹着吹着，郊野就翻过一个章节。我读到了什么呢？

在湖边，风则是另一副模样，它仿佛是位技艺超群的雕刻师，强劲的时候下手很重，力腕运斤，斧斫刀削，其澎湃的气势无法阻遏。然后呢，再耐着性子一遍遍地打磨细节，把光与影揉进每一层涟漪，每一朵细碎的浪花。那几只落在湖心的水鸟，风也不曾将它们省略掉，轻轻地晃动着，隐约像一首耐人寻味的小令。

我习惯坐在夕阳里，看着风把一个硕大的液体平面变成一件凹凸有致的艺术品。有时我会反观自己的文字和内心那些粗鄙的感情，不觉莞尔。

早前，我以为风是一种软体物种，它只有长度而无骨骼，终究还是一缕游荡的离魂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一株幼小的乔木，风吹着吹着就挺挺了；一只鹰雏，风吹着吹着就傲视苍穹了；一块被烈日炙烤的山石，霜风抚摸过后就变得冷硬了……

死火在风中复燃，枯草在风中回春，岩石在风中分化。一拨又一拨的风，吹老了岁月，又将万物一一翻新。

地音

或许与年龄有关，我对那些浮于物质表层的东西，诸如集体观光、采风、团游、庆典、生日宴会、过度营造的节日气氛等，不再感兴趣了，转而关注身边那些隐秘的事物，譬如风迹、地气、藏在露珠里的节气、收敛于瓷器里的火、雕刻在雪花上的年轮、暗物质、梵音、幽香、时光褶皱、绿叶上的河流……

地音，是我这几年留意的一种自然现象。

人们习惯把一切美妙的声音说成天籁，我也就跟着说天籁——多半是落在纸面上。其实，所谓的“天籁”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我们脚下深厚、广袤的大地，我称其为地音，使其区别于天籁。